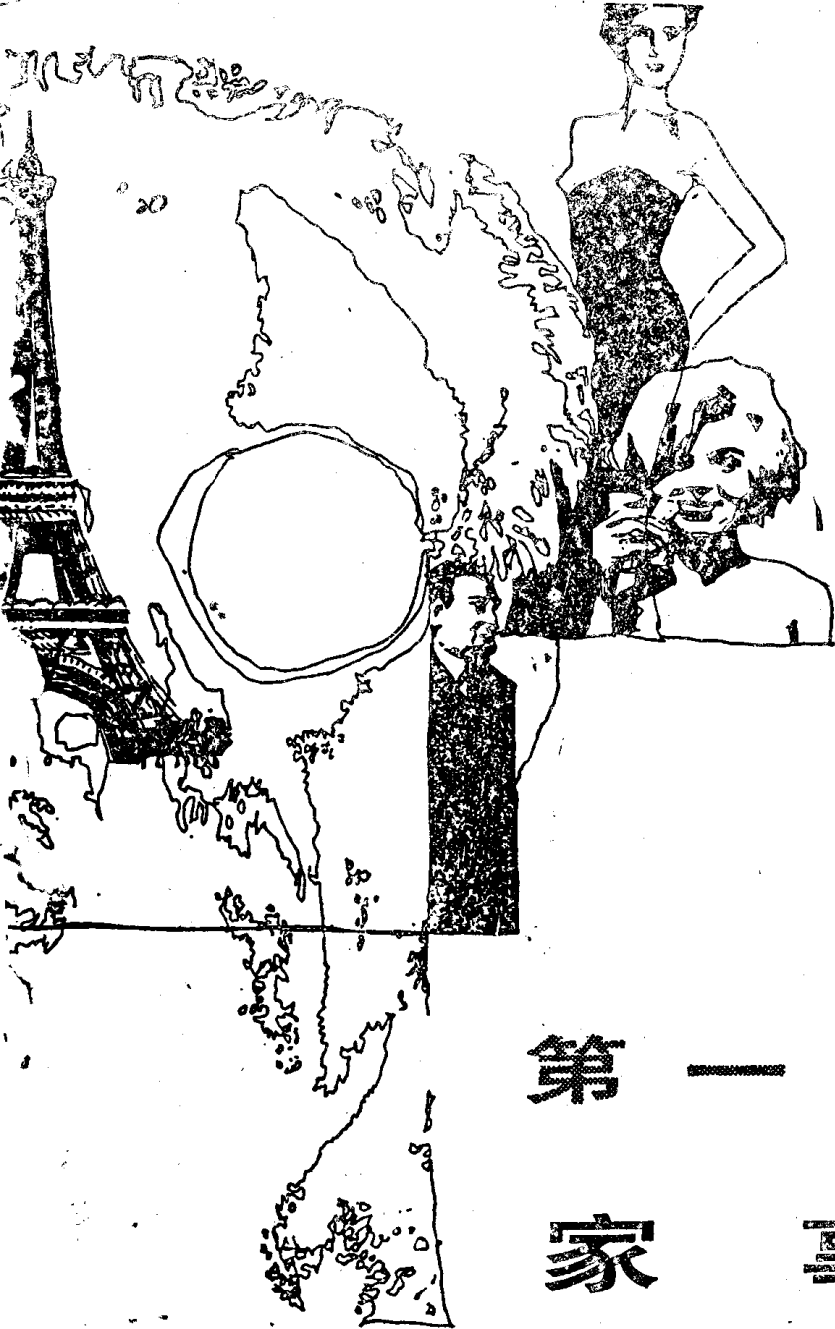


54-645 X, C,

巴黎春夢

上



第一部 家事

雨水淅淅沥沥，顺着玻璃窗往下流。街上一片凄凉，散发出暗淡之光。已是十点钟光景了，黑夜仿佛刚刚退去。远处响着卖鱼人敲的梆子声。玛德莱娜点起台灯。遇到坏天气，这个村镇着实令人讨厌。然而，她还是一点也不想到巴黎去。再说，弗朗索瓦兹在来信中也没有明确请她回去。这封信写得很古怪，大概是侄女心烦意乱时胡乱写来的。玛德莱娜今天上午才收到。信中语言断断续续，形容词模棱两可，并用了好些删节号……弗朗索瓦兹有什么难以写在纸上的心事呢？还是出自于大姑娘们常常遇到的无端烦恼？不管怎样，自从上月发生过争吵后，玛德莱娜便拿定主意，没有弟弟的请求，她决计不再回巴黎波拿巴特街娘家去。既然弟弟说过不让她再管娘家的事情，那么必须等他认错后再与他们和好。弗朗索瓦兹在信中说，她父亲真的要在伦敦呆上一个星期。那好，玛德莱娜不会趁弟弟不在家之机再回趟娘家去尽义务！她自尊心极强，不会接受偷偷摸摸回去看望侄儿侄女的条件。更何况她这里也

挺忙，自从老女仆梅莉亚每周只能来两天之后，一切家务活全落在她头上了。

玛德莱娜用破毡片擦拭着光滑如镜的揉面缸盖子。这种古家具根本不用打蜡，甚至不需用力擦就闪闪发光。她想过千百遍，揉面缸放在窗前壁炉边是否最合适。缸里塞满了破布卷和废纸之类的东西，搬起来非常重。她躬着身，向前猛推。缸蹭着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瓷砖贴面交接处不平，使她推着挺费劲。铺地板的瓷砖呈粉红色，点缀着一些棕色和灰色斑点。这些东西是她费好大劲才弄到的，是附近一个老厨房的遗物。想当年，她立在工地上，指挥着一个小工匠干活，眼看一块块瓷砖对在一起，她是多么兴高啊！小工匠叫什么名字？莫雷蒂还是莫雷利？……总之是个意大利人，只有意大利人才会铺设这种古老的瓷砖。她鼓足劲，奋力一推，想把揉面缸推过瓷砖连接的凸起处。她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滚圆的臀部，干活从不知借力气。她作姑娘时和于贝尔一起登山，二人订了婚。现在她再不能登山了，因为抽烟太多，经常气喘，而且身子又胖，更何况已经四十九岁了！但是，这个揉面缸，真要命，非把它推过去不可。她又猛一推，好极了，正合适，甚至不用再加东西垫稳。

她把披散在前额上的头发抿上去，后退三步，背靠着墙，点起一支烟来，半闭着眼审视，宛若一个艺术批评家。毫无疑问，房间的布置是不协调的。每次她想重新布置时，总是又想，新的布置是不是比原来的更好些。面对着房内无法再改动的摆设，她心里油然升起一股钟情的积恨。为了房间里的装饰，她花了三年的工夫，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她仍不

十分满意，也只好作罢了。那时她住在二楼的一个小间里，每天一大早就穿着背带裤和羊毛坎肩走下楼梯到工地上指挥。中午和工人们一块饮点苹果酒。这些工人都来自偏僻的乡村。她每天都有一桩重大决策。她的绝招是让工人们把螺旋梯安在附属间的中央。整个楼梯只有上部栏杆的柱子是真正的古木，其余的均是普莱热老爹从旧木料堆里翻出的虫蛀过的橡木板改制而成的。这位老爹是卡拉维尔镇人，小个子，木匠活干得很出色，经他一改制，整个楼梯仿佛出于同一时代的木料，古色古香，做工很精细，阶梯颇窄，螺旋上升，遮着靠里面作厨房的地方。由于厚铁皮铰接板的遮掩，厨房的洗碗槽和厨师是看不到的。大锅藏在一个诺曼底式的橱柜中。收音机、电唱机和电话藏在两扇齐墙高的旧门之后。

玛德莱娜又将揉面缸推回原处，再不要动它了！而且橱柜、桌子和凳子都不要再动了……她的目光自豪地落在高高的壁炉上。这壁炉是用白色质朴大理石砌造的，年代很久了，足可以进博物馆。炉膛下面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让·吉约为本堂神甫埃罗斯造于1783年。”玛德莱娜常梦见这位神甫拿着日课经，腿上卧着一只小猫，坐在炉前烤火。修理房子时，她既怕碰坏了墙上的细木护壁板，又怕屋顶上的梁安得不正。谢天谢地，总算没出差错！仅仅将地板上弄出了一些小斑点，就使这古老的神甫住宅翻修一新。去年文物建筑师科尔米内先生从这路过，还夸奖过她呢。复修期间，她一方面牵挂着房子，一方面思念着死去的丈夫。这也许是丈夫死后她做出的最出色事情。他们的结合是很理想的，那是出于对体育的共同爱好。一年的夫妻生活既无阴云和风暴，也无闪

光的火花。接着战争来了，人们四处逃难。于贝尔死在敦刻尔克。三个月后她才得到噩耗。她的悲伤象常人一样，是可想而知的。她强打起精神，装成志刚要强的寡妇，仿佛是要瞒哄他人。这桩婚姻给她留下了一笔可维持生计的小财产，由公证人管理着，此外还有一个令她听起来十分刺耳的姓氏：戈尔热太太。她作姑娘时的姓氏要动听多了：埃格雷蒂埃尔！她先后在几个组织委员会作短期秘书工作，接着在塞纳河左岸一家古董店里作店员，店主人姓梅蒂维埃尔。她就是在那里学会鉴定古物的。要是店老板的后妻不搞阴谋，说不定至今她仍在那里工作。在一个有着双重领导的店铺里，想有所作为，时时都潜伏着危险。她被店后间的流言蜚语惹烦了，于是辞了职，到多维尔附近的图克村廉价买了一座外表挺漂亮的房屋，座落在一座废弃的教堂花园中，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次年，她又在街对面租下了个小铺子，做起古董和旧货买卖来。雨天顾客很少。她从家里的窗口向外望去，就能瞥见雨帘后面关闭的店门，挂在门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店里没人，请到街对面房里去找。”店前的陈列窗里摆着一张路易十六时代的独脚小圆桌，一束用玻璃罩盖着的新娘子花束，还有几个银质鼻烟壶，几件漂亮锡器，几个挺浪漫别致的巴黎细瓷小瓶和墨斗等物。她喜爱朴素的家具和天真自然的小摆设，这些东西使她全身感到舒服。她越活越觉得和东西交往可以取代与人的交往。这些无生气的东西对于那些会欣赏、会抚摸它们的人来说，是非常温柔可爱的，然而大多数人却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只需耐下性子，平心静气，就能感受到与东西密谈的乐趣。玛德莱娜用指尖轻轻擦

着壁炉的凸边，触着冰凉光滑的石棱角儿，她又想到了弗朗索瓦兹。

香烟快燃尽了，烧着了她的嘴唇。她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戴上眼镜，从口袋里抽出弗朗索瓦兹的来信：

“玛杜^①，此时此刻，你不在我身边多么令人遗憾呀！我胡思乱想，犹豫不决。突如其来的事情令我可怕。这种事是不能同爸爸谈的。因为男人们对一切事物总是从反面进行思考的。而妈妈对我们又是越来越疏远，她完全沉缅于自己的幸福之中了。要我自己拿出主张来，实在难呀……”

玛德莱娜耸了耸肩：拿什么主张？难道是在东方语言学院深造，还是到巴黎大学专攻英文之事决定不下来？不，肯定是别的事情。大概是指对某个小伙子决定不下，那么说，弗朗索瓦兹在闹恋爱吗？这也不可能。她多么理智，多么稳重，而且对男性也没有什么诱惑力！玛德莱娜一面想着侄女，一面回忆着自己在同样年龄时的情景。那时她天天用肥皂洗脸，身体健壮，品行端正，酷爱学习。她这类人是因为能克己才得到幸福的。她顺手又点起一支香烟，暗自庆幸自己总算避过了灾难。丈夫死后，她没有再找男人，一方面忙于照料侄儿侄女，另一方面也感到没有再嫁的必要。渐渐地，她和木料、石头结成了幸福的一体。当然也有人会认为她性情古怪。她整日精心布置房子，仿佛在等待一位王子的来访！实际上，她很少有客，贵客就更加稀少了。她在这里定居五年，弟弟和侄儿们只来过三次，然而她却

① 玛德莱娜的爱称。——译注

两间让客人下榻的漂亮卧室！要是弗朗索瓦兹结了婚，她可以同丈夫、孩子们一起到这儿过周末……注意！现在的孩子们都十分顽皮，他们会打碎一切！弗朗索瓦兹的孩子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会把他们教育得挺乖！我要帮助她，她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不，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她付出了很大代价才闹明白这一点。弟弟菲利普刚离婚那阵儿，求她料理和教育他的几个孩子。她也认为自己应该帮忙。做母亲的天职打动了她的心。那时，达尼埃尔只有两岁半，弗朗索瓦兹四岁刚出头，而老大让-马克也只有六岁。她忠心耿耿，热情为他们操劳了将近八年！起初，她仍在梅蒂维埃尔古董店上半班，后来由于店主后妻逼迫，店主想辞掉她。娘家忙得一团糟，她把失去工作没放在心上，有多少事需要她操心呀！达尼埃尔的稀饭啦，尺码啦，弗朗索瓦兹的发育啦，晚祈祷，冷热寒暖，学话认字，对错事的批评，星期天的散步……后来，弟弟的继室娶了进来。她该滚蛋了。谁也没向她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这很自然。孩子们和她分别感到痛苦吗？多半不会，因为他们被生活的激流卷走了，他们在前进……她几乎同时离开梅蒂维埃尔古董店和波拿巴特街的娘家。没有职业，没有住处。图克成了她的避难所。她躲进自己的巢穴里，过起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她不知疲倦地将家具和纪念品擦来摆去，但总感到没能摆弄好。门把手是铸铁的，暗灰色木门上又带着黑斑点，真是罪过！要是能弄到古代那种铜把手，那就和这种木门般配了。

转眼已到中午。她原打算到海滩上去拾蚱子。她平时常作这种散步，是她唯一有勇气做的体育锻炼。早在七、八年

前，她已经开始发福了。当初这发现使她很痛苦，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她不再讲究打扮，整天穿着长裤和套领衣衫。

五分钟后，她来到街上，披一件黄色雨衣，上面的连领宽边帽一直遮着眉毛。风擎着雨鞭，抽打着她的脸，使她什么也不能想了。她缩着头，冷得皮肉发紧，顶风冒雨在村中走着。屋顶、窗子和水洼都闪着光亮。她的雷诺4型小汽车停在已改成住房的教堂前面空地上。玛德莱娜坐进汽车里，启动发动机，看着扫水器在滚着水珠的玻璃上来回拨动。

她驱车来到海边，见海滩上的潮水全退了下去。沙滩平坦如砥，一望无际，非常壮观。对面是一道向滩头袭来的海水泡沫。在一道道长条形平滑小岛间，一条条水流蛟龙似地向海边飞腾，谷凹处形成一缕缕边缘易破的水纹。彩虹色的水洼内，有许许多多甲壳透明的小动物。水洼四周，垂着长发似的黑色水草，上面粘着肥皂泡般的肮脏泡沫。空中散发盐藻类的咸腥味。天际时而滚来一阵阵低沉的雷声。饥饿的海鸥在天空盘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海水与沙滩的交接地带上，间或可看到稀少的人影。他们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他们的双脚浸在水里，身子一起一伏，象在拾什么东西。玛德莱娜捡了几个半粘污迹的蚶子，用小刀切开，将蚶肉吮进口内，尝到一股海洋的腥味。她把其他几个留下，这将是她的冷盘。接着，她将到西尔韦斯特店买点猪肉制品。这家铺子出售乡下人爱吃的肉馅饼……吃这种东西对于想保持优美身段的人是很不妥当的。玛德莱娜从来没勇气放弃对美味吃食的享受。她为谁去做那样大的牺牲呢？她将匆匆吃过午饭，再在壁炉前喝它一杯热咖啡和一小杯苹果

酒，然后就去织挂毯，织的是一大束半残的黄花和红花，同时打开电唱机。她偏爱巴赫和莫扎特的曲子。她就这样坐在不会发牢骚的亲切家具之间，没完没了地去听唱片，以此消磨到天黑。突然，她的思路断了线，回到现实中来。空旷的原野，灰蒙蒙的景色，雨、沙、水……她挎起食品篮子，在沙滩上干些什么呢？一种下意识的欲望象饥渴似地钳制住她。给弗朗索瓦兹打电话吗？不，在电话中是不能讲知心话的。有些话和建议只能面对面谈。去找她。东问西套，力争尽快弄个明白……

她将蚰子撒在地上，背对着风往回走，双脚几乎陷进泥沙中。她上了汽车，驱车回家，好打行装。她有即兴匆匆去巴黎的习惯。她走出家门，穿上城里人的服装，拎一把伞，锁上门，将行李放在汽车的后座上，果断地握起方向盘，开动马达，冒雨行驶在通向巴黎的公路上。沿途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了长龙。她驱车勇往直前，甩掉了一辆又一辆汽车。从这时起，她只想弗朗索瓦兹一人了。

2

雨点滴滴答答敲打着芭蕉叶子，单调的声音一直响了三天，象不祥的咒语，令人头脑发僵。达尼埃尔站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门口，透过雨帘望着热带森林。他一心要探出其中的秘密。大雨骤然停止，天空放晴了。地上的景物从蒸腾的水

气中摇曳浮现出来，水稻和甘蔗已经依稀可辨了。远处响起了战鼓和带铃铛的葫芦声，这是信号：一个探险队在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前进。向导是个草绳束腰的黑人，手握大刀，披荆斩棘。大刀一挥，藤条、长蛇被斩作两段。达尼埃尔脚下是腐烂松软的枯叶、小虫和泥泞。四处是尖脆的鸟鸣、猴子的笑声和野兽的咆哮声……

“埃格雷蒂埃尔，把我刚才讲的重复一遍！”

置身于非洲深处的达尼埃尔·埃格雷蒂埃尔，失望地看着面色苍白而忧郁的秃顶人。

“很明显，你没有用心听讲！”数学教师又说，“自己既然缺少科学天分，就应该更加用心听讲。如果星期四罚你课后留校，你可不要感到惊奇。”

达尼埃尔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周围的同学都在讪笑他。他并不怨恨他们。要知道，在一小时前的地理课上，他们对他多么好啊！他们推举他和卢维埃作齐利贾官费旅游。他对此真是感恩不尽。根据通常的惯例，采取了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他先发表了个小演说，说明非洲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第一轮他就得了多数票。实际上，他最要好的朋友德比克尔半月来一直在为他拉选票。怎么感谢他的这位好友呢？既然他希望到象牙海岸去勘察，就从那里给他带回来一个图腾像吧。据说，当地的图腾像作者大都是严肃认真的。非洲某些偏远地区，有关信誉的事仍用毒箭来鉴定。要参观这类原始地区，就需要作双重旅游：时间和空间。达尼埃尔一想到这里就感到头晕目眩。在家里，哥哥和姐姐都笑他狂妄，父亲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急于说服父亲，没有父亲的书面同

意，他就完全丧失了作候选人的资格。遗憾的是，那班庸人把不值一提的业士学位考^①看得比远征重要得多！现在他被同学们推举出来了，那么就应该按规定在元月二日前拿出一份附有研究项目说明的旅行计划。应届毕业生中有七百二十份这样的计划，评审委员会将选出三百份来，为这些计划的作者提供一小笔旅行费，并给他们签发印有五种文字的证书，作为他们的介绍信。旅行回来，他们需向基金会呈交一份附有照片和绘图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得好的将再次得到旅行费，可作时间更长的旅游。

达尼埃尔躲在一个同学的背后，趴在袖珍地图册上，翻到非洲部分。他已用红铅笔划好了路线：巴黎——马赛——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达喀尔——科纳克里——阿比让……他调查的题目是：非洲大居民点之外居民的保健条件。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毫无医学常识的现代高中学生来说，这个选题的确有点自命不凡。达尼埃尔承认，他搞的选题超出了自己目前的实际能力。不过，他坚信在现场的大熔炉里，可以用满腔的激情来弥补科学上的不足。要是他的旅行计划被批准的话，那么业士考初试一结束，他就立即出发，考上考不上业士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说，明年七月初他就要动身。现在是十一月，还得等整整七个月呢。他耐下性子，竖起耳朵去听那些代数学公式，什么导数符号啦，什么 w 、 f 和 y 的变化啦，满黑板粉笔数字，真象一大群黑人睁着白眼。肮脏的玻璃窗外，雨不停地下着，雨点撒落在校园内，撒落

① 即法国中学毕业生的毕业考，及格者发给业士证书，即中学毕业证书。——译注

在尖顶小茅屋上，撒落在森林内，撒落在有河马出没的、带有啡咖色乳状层的湖泊中。四点钟终于来到了，下课铃打断了教师的讲解，同时也把非洲投进了云雾之中。四十个学生涌向教室门口，好象遇难船客奔向救生艇。德比克尔在走廊里追上达尼埃尔，冲他肩头拍了一把：

“怎么样，满意吧？”

“那还用说，”达尼埃尔回答，“你本来也该争取一下。”

“我父母不同意。”

“向他们做点工作不行吗？”

“你开玩笑！”德比克尔叹息道，“你俩对一切事都一唱一和。事情就糟在这里！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十分想去，因为我爱舒服生活。离开我的卧室、唱片和书籍，我简直无法活。你对非洲很垂涎吧？”

“是这样。”

“你不怕吗？”

“多少有点，”达尼埃尔供认，“但是，趣味恰恰在于此！”

达尼埃尔夸大自己的冒险兴致，想装成德比克尔想象中的那种冒险家。为了进一步加深达尼埃尔的印象，德比克尔故意装出对舒适生活有着强烈爱好，并具有某些知识分子的那种投机心理。德比克尔一贯注意衣着，他身材短小，金发，爱打扮，衬衫总是干干净净，脚不大，黑皮鞋擦得锃亮，镶着一颗金牙，时常微笑，金牙闪闪发光，说话带有哨音，门门功课领先。达尼埃尔恰恰相反，即不爱洗澡，也不留心衣着。对他来说，这个有条不紊的纨绔子弟倒是个成功的样板。他明白，自己永远也不能获得这种成功。他向映在走廊玻璃

窗中的身影斜了一眼，陡然自我叹息起来：窄窄的肩膀，长长的胳膊，笨手笨脚，圆圆的小脑袋，迟钝的脸儿，浅栗色的头发。然而，要是穿上热带那种黄褐色制服，斜挎一部照相机，再拄上一根拐杖，他就会神气多了……

他与德比克尔并肩下了楼，穿过声音嘈杂的校园，向用链条锁着的轻便摩托走去。

“去喝一杯好吗？”德比克尔问

这种事几乎成了惯例：一出圣一路易中学的校门，快毕业的学生常到本区的一家酒吧间去。三五成群，要酒要烟，玩电子台球，谈论政治、汽车、姑娘和电影，然后在老板不满的目光下，自负地，看破红尘似地踱出酒吧间，分手回家，今天，达尼埃尔希望直接回去。急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独自思索旅游计划。

“不，老伙计，我今天不能去了，有人等我……”达尼埃尔对德比克尔说。

这种神秘的闪烁其词，让人以为他和某个姑娘有约会。虽然这不是事实，但他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扯谎的神色。实际上，他断定同学洛朗·索韦罗的妹妹达涅尔对他有好感。她漂亮、活泼，一头金发，不是那种追求打扮的虚荣的小天鹅。二人到莫利托尔戏院去过一两次，她送给他一张相片。

“既然如此，我就不拉扯你了！”德比克尔说，“再见，老傻瓜！”

他向达尼埃尔眨眨眼，那神情既庸俗又不失雅兴。

不一会儿，达尼埃尔骑上摩托上路了。他昂着头，目视着远方，仿佛坐着皮筏，沿着有鳄鱼出没的大河顺流而下。

此时此刻，他已把女友达涅尔完全抛在脑后了。

回到波拿巴特街，只见大院里挤满了大小不一的小汽车，一辆挨一辆，一直排到大楼两侧，连两边立着爱奥尼亚圆柱和开着大高窗的正门前，放的也是汽车。虽然按规定，住在这座大楼里的人才准许在院内放汽车，但是来访者和商人也都在这儿存放。使真正有权存车的人存取十分不便，他们时常提抗议。一楼到五楼的房客都对这种滥用停车场的作法极为不满，扬言要进行报复。守门人极力平息事端，跑上跑下，恳求谅解，可是谁也不听。达尼埃尔扫了一眼，没见父亲的汽车。他把摩托车靠到墙边时，突然发现一辆雷诺牌4型（R·4）铁灰色小汽车，车身凹凸不平，溅满了泥浆。他立即认出这是玛杜的车子！他内心一阵狂喜，匆忙奔上楼梯，跑上三楼，去拉门铃（他总是忘带钥匙）。女仆阿涅斯一边抱怨，一边开门。达尼埃尔推开女仆，穿过客厅和餐厅，最后发现姑姑在弗朗索瓦兹的房间里。她二人都穿起了大衣，正准备出去。他旋风似地扑在姑姑身上，吻着姑姑有烟味的面颊。他想把姑姑抱起，没抱动，直言不讳地说：

“你太重了！”

他想立即向姑姑说明他去象牙海岸的计划，可是看来弗朗索瓦兹已用姑娘们那些麻烦事将她的脑子塞满了。

“你们哪里去？”他问。

“弗罗尔旅馆，”弗朗索瓦兹说。

“我同你们一道去！”

弗朗索瓦兹摇了摇头，用认真的口气说：

“不，我们有体己话说。”

“我早猜到了！”达尼埃尔嘟囔道。

姐姐的秘事把他气坏了。过去，她象个没有固定性别的人，但近一年来，却不再象是男人了。他脱离了家庭，靠近了轻浮饶舌和不可思议的女人群了。

“这样吧，”玛德莱娜一边抿着侄儿蓬乱头发的绒毛，一边说，“我同你们一道吃晚饭。”

“好极了！我有很多话要同你说！”

玛德莱娜和弗朗索瓦兹挽着胳膊走了出去。来到街上，弗朗索瓦兹认为在弗罗尔旅馆说话不太方便，建议到她熟悉的位于圣一米歇尔大街后面的一个具有英国风格的惬意所在去，二人并肩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玛德莱娜内心委实不自在，好象在承受休克治疗。每当她在海滨村镇度过一段平静生活之后，一来巴黎就感到厌倦。噪音、气味和狭小的视野都使她头痛。她的目光从一家古董商店的陈列窗跳到一个画廊的玻璃窗上。每家商店的工艺品都仿佛怕费力搬动，所以通通摆在一楼。路易十六时代的优雅家具和色彩鲜艳的抽象派油画放在一起。由于多年职业上的关系，玛德莱娜在许多赝品中一眼便看出一幅漂亮的油画。她还对印度公司的一副碟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一个碟子上有道裂纹）。她推断出一个带有月牙形桃花心木贴面的五斗柜的确切年代后，想进去问问价钱……但另一个陈列窗又吸引住了她。她走了进去，尽管很累，但心情还满好。她穿着平底鞋，遗憾的是没穿长裤，而是穿的裙子，下身给人一种讨厌的赤裸感。弗朗索瓦兹领着她从一条小巷拖到另一条小巷。从古董店到食品店，又从涂着红色的屠宰肉食店到鱼鳞闪着银光的鱼摊子，

其间是些无色无臭的文具店。这时，圣一米歇尔大街正有许多大学生在散步，使人感到一股青春的气息迎面扑来。弗朗索瓦兹在一家茶馆门前停下来，光闪闪的栅门，门窗洞上嵌着深绿色或深黄色玻璃。

“我来过这里，你的‘英国式’茶馆！”玛德莱娜大声说。“我年轻时，这儿只是叫‘圣一米歇尔茶馆’！”

她赶在侄女前面，抢先走了进去，茶香扑鼻，人们在低声交谈。她对这里的一切都记忆犹新。金黄色细木护壁板的茶间毫无变化。连放在桌上的小灯也是原先的样子。她记起有一次同于贝尔坐在钱柜后面那张桌子旁，另一次坐在壁炉旁。位于那幅英国石印画的下面，画面描写一个围猪场面。还有一次，他们坐在门左首的一张桌子边，要了两杯茶，却坐了三个小时。女老板板着脸，让他们根据时间长短付钱。他们笑得直流泪，走了出去。为什么要否认她同于贝尔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呢？虽然谈不上幸福，倒也挺有趣味，让她激动不已……所有座位都占满了，全是些青年人。毫无疑问，她是这里的年长者，年龄象一条沉重的布袋，压在她的肩头。

“瞧，走了两个！”弗朗索瓦兹低声说。

她二人急忙走过去，占住一个曲腿小圆桌。左边是一对心飞神驰的情侣，右边是三个矮揉造作、目光贪婪的红面膛小伙子。玛德莱娜刚坐下就点起了一支香烟，至少有半个小时没抽了，很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她半闭着眼，倾过身，亲切地审视着侄女。这姑娘的脸儿没有迷人的地方，嘴角忧郁，前额突出，栗色头发乱作一团，然而椭圆形土灰色脸上